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林蕙堂全集卷六

七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助教

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

臣

卞維吉

謄錄監生

臣

王

宮

欽定四庫全書

林蕙堂全集卷六

湖州府知府吳綺撰

序

太白亭修禊序

道峯之麓歸雲之旁有詩人孫太初之墓焉予以丙午
往郡首為剪其蓬蒿迨及己酉去官久未將乎蘋藻茲
逢春暮時值上除爰有名流言修禊事山陰上客方並

集於蘭亭廬岳幽人亦相過于栗里陳家持杖纔有季
方洛下將車還同叔寶于是悵高風于既往惜勝事之
難追偶爾班荆紛然藉卉青樽蠻榼揮觴于下馬之陵
烏裕長藤布席於聽鸛之墅望赤城于海上似欲逢仙
聆蒼籟于山中如聞招隱于時東堂雨過桃花紅近竹
林南澗天高苔水碧同雲影洵可樂也疇復抱琴而來
何以言之可少含毫之賦罰同金谷聊分處士一瓢寫
用紫絲獨讓右軍雙管矣

胡循蜚尺牘序

原夫行人執簡義取疏通作者含毫辭占體要陳孟公
憑几而授咸有當于親疎陶士行削牘而書曾無遺于
遠近昔維重矣今或缺焉而吾友胡子循蜚管樂弘才
班揚麗藻早掛冠于樂嶺遂拄笏于米山匡時有論斷
義仿之馬遷玩世為心諧語同乎曼倩乃至友朋戲謔
親串問遺莫不出安石之碎金皆可當士衡之積玉一
函春送字裏花生半札宵投行間月照誠如對面實可

移情譬積萱蘇見者愈三年之疾如寒蘭豈佩之生十
步之香首燕國高賢嘗矜懶慢豫章太守或聽浮沈恐
見斯編還忘故癖誰為匡鼎將聽之而解頤得遇李膺
且聞馬而捧手笑

江逢其地理集成序

蓋聞燧皇幽贊肇分八位之方炎帝仰參乃備四營之
數形脈測之白阜疆域步于大章于是八萬餘言夏演
圖而首艮四十五策殷列卦而先坤艮取兼山坤由行

地堪輿之說由來遠矣然嚴善思之建議山川上應于
列星童初中之鍊形丘冢攸開于五炁坎峯高揖是為
彭氏之阡泗水却流永定孔林之里自非精通八索默
契三才未可析妙理于牛毛決神機于龍耳也江子逢
其遊心畫表得意象先似呂蒙之夢神人全通一部若
虞翻之逢道士早飲三爻具彥輔之清言兼景純之奧
旨故其集成一書以地道而合諸天人用周義而通乎
殷夏四元密訣遠契金精八字靈詮遙通玉檢既撥沙

而得解亦畫地而成圖虎嘯八垂識神仙之識龜言百
世洩水土之靈豈必聞音指桑東于裴俠何須得篆定
樹下於沈彬哉至若道合推莫識高累泰賓寅紀物曾
無與於金儀納甲成聲遂有符于玉琯斯則伯瑀之所
不及延翰之所未詳而徒以牛眠徵奇鶴來志異沙中
竹策表徐地之祥土下木根去嫫人之患則占驗之小
術豈河洛之真傳也哉爰弁其簡端以俟諸識者是為
之序

青米程君湘潭瘞骨紀序

燎原莫救白骼成丘塞水難流青燐遍野使周文王而
若見益厯如傷非韓衛使之曾逢仍同罔覲茲幸倡於
程君青米和於黃君希倩偶爾浮湘共為哀郢施既窮
於廣柳謀乃就於空桑由秋杪以迄春餘二十旬俄踰
半載皆手胼而與足胝六百篋何啻萬骸塔建普同豈
築鯨鯢之觀園開漏澤盡驅狐兔之塵昔漢水之蛇曾
銜珠實即華陰之雀猶獻玉環況係有情種就豈遂無

情原自果報得來何能不報惜也昔在一邑獲免夜臺之悲痛哉今則四方並作春閨之夢夫安得兩君子化為億萬身以俾此衆冤氓超出微塵劫乎

題方秀千園居像贊并序

夫一丘一壑謝幼與身置嵩中半水半山伸長統心遊物外此為幽人之逸致實亦曠士之素心也吾郡名亭向有竹西諸勝茲時別墅多當城址之偏然俯澗依岡勢難空曠連巢并壘地少紆迴畧存欄檻之形未盡林

泉之興而秀千方子始在壯齡豪似元龍比襟期於胡
海俊如司馬做意氣以雲霞爰因愛日之誠遂有買山
之樂當門種柳晉處士之清風引溜栽荷周先生之雅
致爾乃心通仁智理徹高深遂能即近為奇因疎得秀
徑以曲而花分閣以崇而樹合泉迴仄磴竹隱幽櫳醺
酒臨池可側山公之帽焚香掃石堪陪謝傅之棋方子
偕彼賢昆將其壽母進茅容之饌日膳雙鷄御潘令之
興時同一鶴兄酬弟唱合棣友以承歡三筆六詩對棣

妻而共醉斯則孝為養志愛以引和者矣爰屬虎頭濡
其麟角寫菟裘之麗景極燕息之幽懷跂足林間不羨
黑頭作宰科頭樹下無煩白眼省人遠眺晴嵐望三峯
於縹緲旁臨曲澗玩一水之潏洄予以息焉亦足樂矣
夫四宜莫並衆美難兼地有名山罕淵明之二三友人
雖勝士少戴符之十萬錢空有玉潭之書不賣平泉之
石古今同慨人境罕齊而茲抱獨往之情得雙清之趣
寧不足寫滄洲於妙手追濠濮之遐踪也哉乃為之

贊曰

奇士耽幽少年知足春樹千株寒河一曲其室則適
有人如玉據石忘形臨流引目有琴有樽不櫛不沐
抗懷昔人匿影空谷意淡彌高神恬益穆隱顯不殊
古今齊躅

張山來筆歌序

聞之詩惟言志而能詩莫尚於青蓮曲以宣情而顧曲
獨稱於紅豆然情之所發樂之數不及於哀若情之既

深真之極究歸於誕古之達士莊言之而或亂以諧昔
有文人靜觀之而即有所動經留于子首稱乎漆園之
書賦本于騷獨妙在江潭之作也吾友山來張子少承
家學早負時名書既讀于等身賦復工乎叉手乃于授
簡之暇爰多協律之篇酒邊時復高吟花下頻為朗詠
裛其所製題曰筆歌以一帙而示予命數言為弁首夫
子文無口何意能聲元銳諸毛寧能奏雅子惟是也誰
其聽之既而展卷以觀乃復掩書而嘆仰懷穆滿聞天

路之難登遠遡嗣宗悵世途之多阻巧難勝拙徒貽誚
于陳拔衆欲呼顛且放狂而具笏武侯洒淚千古沾襟
令伯含毫百年隕涕他若興悲于弱子並足遺慨于後
人此為之歌痛于泣矣豈其為筆不能言耶蓋情之感
于歡樂者輕而感于悲思者重情之托於言語者淺而
托于翰墨者深所以拔劍高鳴匪云樂只扣壺長嘯惟
喚奈何而已但韓娥抗聲而四座之悲歡不一葉女合
奏而一人之卧起再三彼其歌者之精要亦作者之妙

也嗟乎人生快心之處寧有幾端世間失意之時當非一事吾安能借三影之麗句盡以寫千古之間悲也哉

贈徐浩然序

文舉好賢門多雅客偉長博古時得異人則有浩然徐君者其流亞矣君以東海之名家得西雍之秘典丘明撰史自續典墳師曠審音偏宜雅頌既知其變而復得其所同爰識其文而更詳其為數適翠華之臨幸雅意崇師值玉几之親承留心訪道有懷釐正簡名儒而用

杜夔特命精研求異術而知鄭譯問泗濱之石磬欲叶
中聲購楚室之梓材將成雅奏蓋將宣中和于闕里豈
只備歌舞于太常而已哉予以班荆之好既投契于東
塘乃因累黍之精遂訂交于南國歎難能于絕學謝弗
逮于妙談其不羨歟信祖少卿有所不及于其歸也實
李都尉之所難忘矣爰弁諸詩書以為贈

記紅集序

余向有選聲一集問業四方節欲其諧盡是迦陵之語

音期于暢無取蠻府之談固已響叶紅牙遂得賞逢青
眼人傳珠串旗亭欲拜雙鬟家奉金科樂部同推三影
然以簿書旁午猶慚顧曲之未精較閱刁丁尚苦謀篇
之不備積懷既久適耳為難逮卞嶺之投簪得康山而
鍵戶頻回俗駕同心賴有求羊盡謝塵氛寓目能知亥
豕乃有陳子丹問既研精而肄學亦好古以求音咸搜
蘭畹之藏益廣花庵之選竊謂詞雖小道義在大晟究
其源流體製實由于樂府相為表裏興觀允助于騷壇

是以三唐偉士兩宋名賢無論秦柳之專工以及辛蘇
之婉美他若考亭理學猶歌綠酒飛紅萊國清貞亦念
杏花芳草忠如武穆尚矢韻于凭闌烈似文山復和歌
于缺鏡趙忠簡之一枕夢入江南范文正之孤城心傷
塞北皆有懷于白字曾何累于青編至如供奉之名重
開元三調實為星海太傅之集高長慶諸編獨擅春江
歐廬陵文冠八家小令偏多旖旎蘇眉山書傳千古長
謳更自雄奇蓋詞章原非兩途而詩筆誠歸一致或以

才難兼勝遂言義有相妨斯則淺見之拘攣實少英流之卓犖矣若夫和凝入相輒羞曲子之名韓偓登庸便悔香奩之作斯又唱渭城而不暇寧闕皺春水以為嫌耶子與程子撝拾無遺編摩最久譜蒐古逸寧言對菲之微詞尚淹通用冀棗梨之壽務令記歌娘子數紅豆以傳聲勿使度曲才人望青蓮而閣筆

巾箱詩詞二韻序

原夫律呂相宣聲歸大雅陰陽互協義尚中和故衆管

克諧而法先用損諸經並列而詩獨宜刪此東陽之四
聲傳西園于千載也但高才領異互矜揚子之奇末學
文疎反失沈侯之妙非樊紹述而專尚夫詰贅豈劉知
幾乃謬工于出軋斯則聲音之學必須釐定為先矣予
泛跡珠江避塵金地間居抱膝聊寄興以銷憂獨坐撚
髭偶選聲而送日爰檢巾箱舊帙重為韻府新編詩則
準之升菴先生而兼夫百穀詞則遵乎東江主事而參
以笠翁庶不雜不忤咸知宗乎典要而毋奇毋險總可

出于清新付之梓人公于藻客將囊盛古錦得共探其
驪珠而佩用芳蘭可弘章其鳳采矣

崔蓮生四時小影序

蓋聞涵育羣生者必備四時之氣包舉一世者務養五
德之純柱可擎天而蒼昊于焉定位斗能福物而紫府
用以垂芒是以變理必賴元臣而亭毒廼歸真宰也崔
公蓮生博陵碩彥恒岳名賢鍾徽極之靈符得蘭臺之
正氣生而忠孝既有類于仲文早得才華復無殊于亭

伯故能獻天人之策名重廣川乃致受民社之符勲高
密縣保孤城于烽火之日厝巖邑於泰山請重兵于刀
鋸之時奠窮黎于衽席薦牘屢傳于三事簡命乃畀以
一麾開廬陵之堂重栽楊柳登安石之埭更種甘棠而
問疾苦于蒼生出之湯火法治安於黃老與以生全遂
以簡任兩淮用以匡扶半壁鹽鐵也而行之以經術耻
為心計之弘羊錢穀也而澤之以文章欲擴仁恩于子
駿卒至關中轉餉救寧終賴于鄴侯豈但江左撫綏鎮

靜允歸於安石信偉績難以更僕然大畧始於人民蓋其力之足以濟屯實其才之足以御變故聽訟之際常擐甲以登陴在戡亂之餘即投戈而講藝又其政足以及遠乃其德足以化愚故不忍存心化多事以為無事而志誠在念齊衆情以為一情至於量之有餘實其心之無欲故處脂膏之內而皎若冰壺當襟亂之時而平如玉尺若夫明之作哲則又守之常貞故時在致身加威武難以屈志而義為守土任邪妄不入其衷是以元

亨利貞自得乾坤之正而陰陽寒暑能調水火之平以
之比于古人則哀冬日而宣夏日用以揆之聖道乃夷
清風而惠和風也何來妙技之虎頭爰寫神姿于兔穎
設境中之境身歷境而長閒生身外之身境遇身而更
適花間卷帙無非與物以陽春樹下收綸更欲出民於
清冷吳江楓落常懷萬寶之辰官閣梅開直欲四方之
煥雖靈生一片裴晉公難寫丹青而敬起千秋諸葛侯
常留楮墨倘當代而夢懷良弼寧煩肖像以求哉若斯

世而佇想偉人是可展圖而見矣爰題其首用示諸來

鄭蕃修梅花樓序

曩者懷人曾吟梅屋今茲得友適在苒江則有鄭子蕃
修肯與入林時為藉卉來同白社無違廬阜之盟共在
青門更作蘭亭之會應持一帙爰集多篇則以梅窓索
句之圖用乞篠墅徵言之作也夫鄭子以超人之品賦
邁俗之才體不受塵得烟霜之氣心能似雪聚山水之
情而好等林逋裁情雲于繞屋情同何遜寫幽况于巡

簷月色橫分但覺瘦同詩骨雪香輸與應知清入吟魂
于是勝客尋芳更推敲于驢背高人多韻還愛玩于虬
枝吐異馥于行間不羨廣平有賦亂香愁于紙上爰知
官閣能詩某開卷情移聞聲色喜如省浮動米襄陽應
知有國能香淨洗鉛華梁伯鸞寧復因人而熱清極忘
寒請諸君同鋤夜月高而多韻將吾儕共嚼春冰

己巳九月贈家酣漁序

舊里仙都夙稱練水吾宗族處實重澄溪匯一派之晶

塋當萬峰之圍繞可以三春肥遯頗足桃花亦謂數畝
觀頤猶存荷葉乃小阮雲逸自號酣漁其有得于山水
之間而自適于江湖之內者耶夫士因慕祿或見謂于
波臣客可忘機多自同於溪叟今雲逸初當壯歲夙負
異才方致力於文章奪五花之簞可蜚聲於殿陛登七
寶之牀以好義之名傳于當代用能人之譽拔于恒流
其有間焉何可量也胡為遠同于魯望取足于茶竈筆
牀聊比于志和放歌乎綠蓑青笠也哉然而忘于榮利

並辭獨醒之名託乎林泉乃有醉侯之號此其志意殊
速而其景行甚高矣于其誕降之辰諸君舉觴以致祝
乃于卷軸之首屬予濡管而為言爰挹玉醴之漿效陶
彭澤遂採金英之藥曰傳延年大斗堪浮子且得全以
酒中流可泛吾將為揚其波

瞻龍閣序

家非止民部君既以瞻龍稱于人復以瞻龍名其閣聞
者未達聽翁問之而瞻龍龍豐然曰夫龍山者予先人之

壟所在也聞之古者過墟墓而生哀及乎風人陟岵岵而見志誠以心之所感實無間於三年故其目之所存乃不遙於千里天經地義難踰罔極之思行倚目參聊志不忘之感耳聽翁曰孝哉君子有茲名也夫人之受恩愛莫深于顧復而子之報本情最篤乎瞻依是以蒲版耕田五十于茲而慕尼丘載筆三千以是為先仲子重茵泣然出涕臯魚倚樹黯矣興哀不其悲乎皆此志也今民部君高義聞于天下陰德過于古人教子而受

萬石之封處世而表四方之望以著管寧之行可云無
忝所生且將衛武之年豈曰亦聿既耄乃有視如在聽
如在遂至朝於斯夕於斯歿者猶然生可知矣遠者尚
爾近其忽諸抑聞山水之靈每于人事之相表況有忠
厚之氣能以地脈之吉凶今君之善修其躬者在茲君
之永慕其親者又如此則晴嵐遠映而爽氣朝來應必
有連理兩枝入神保之座右靈芝數本產希喬之庭中
豈止顧氏之玉峯惟矜雅麗石家之金谷徒侈繁華而

已哉余登其堂而若有神烏三足翔曾子之冠排其戶而如見馴兔兩頭在解生之舍

重修黃山志序

蓋惟司馬善游海外難窮五岳向禽多願人間徒望三山境有未通則神理為之不接目有不至則紀載為之未詳賔乎渺哉莫可述矣至于神禹鑄鼎伯益勒山海為一經皇漢成書益堅列地理於十志揚子始為志錄蕭公乃紀山栖然而豹齒婉姸徒有真形之錄龍威仙

丈不傳宛委之編則天地之精英時藏于密而山川之
秀異難得而言也然神境之開畧有數事而弘圖所建
必待異人故夫康樂耽奇常多躡屐許詢濟勝不待支
筇度絙索以尋峯過石梁而觀瀑是則陟幽之癖爰爲
闢險之才若乃覽潯江之作九子有待于謫仙誦廬阜
之篇五老維彰于白傅賦天台者詞堪擲地登太華者
語欲驚人此又挾藻之英共有采真之興至于莊嚴有
象締構無窮開生面于山靈留苦心于嶽麓無煩助木

現鷺嶺于片言不憚懸金集鴻章于百世斯則烟霞之志士良為山水之功臣矣予鄉黃山著名鄣郡神竄仙的聚三地之靈氛丹鼎樂爐具累朝之瀨氣去天咫尺出地億尋雖天寶更名特闡軒皇之秘而慈光錫額尚留媯后之遺然由漢以來陳太守之後罕傳高隱自唐以上李供奉之前靡著雄文迄乎普門大師始開雙樹逮夫玄陽道者僅蓋一茅勝境猶虛達人滋歎茲我內子諸父于升先生初當綴帛之年已有布金之願一詞

慷慨衆或為驚獨力經營卒成其志紺龍之宮斯建白
象之路宏開厥在梵圖是名檀主爰求山誌用授衆人
取汪程三子之書定丘壑千秋之案既成卒業備此事
之董狐復懼繁文滋他年之亥豕特延閔子賓連專司
筆削並屬汪子扶辰嚴佐校讐以劉氏之三長權衡川
岳用江郎之五色點染雲巒大書之間以特書鏤玉期
成夫琬琰一刻矣仍為再刻施珠靡靳于縹緗美哉觀
乎何其盛也或云先生之誕降具有妙因疑為道叟之

再來完茲勝果昔傳眉山學士重登五戒之堂近則潛
溪巨公更濡三生之筆曾有然者復何憾哉抑吾所聞
先民有語黃山六百餘里能到者未及半途天都三十
六峯可登者終踰十數雲霞之靈幻以地為天洞壑之
幽竒在山而海既無黃鶴之羽徒歎赤龍之髯力士擘
河掌難通于蓮萼秦人壘石足尚裹于桃花猶能執簡
尋源披榛覓徑則是書也直當藏之謨觴之館緘以琅
函貯于翰寥之宮貽諸玉斧余未窮仙篆徒逢王烈傳

看遙企神都輒羨陶公遐舉又烏足語以浮丘之道容
成之功也哉

七星巖誌序

天垂七曜運默化以靈杓海湧三峰殫神功于光嶽蓋
高卑之位既列而俯仰之勢以分兼而有之罕其觀矣
余來端郡言陟定山竊焉突焉降得幽而深得曠高矣
遠矣形則異而氣則靈爰興渺然之懷遂有觀止之歎
乃觀察韓公具山川河嶽之雄姿兼廊廟江湖之逸志

恒于公暇共擬褰裳適值政成常謀濡簡適僧真際偶
出斯編雖蒐輯之力頗勤而久大之傳難廣公乃欣然
展卷為更訂其豕魚用是詮題遂命壽諸梨棗青緗縹
帙借卉木以騰輝赤水玄珠映璇璣而絢綵家大司馬
延攬詞英若文僖之過永叔標宣旨趣擬玄晏之叙太
沖蓋自昔名賢每流連于勝境故至今偉蹟多炳照于
塵寰手摘瑤光見襟懷之霞舉氣吞雲夢識器宇之淵
涵豈僅遇物能名效書生之珥筆登高作賦侈學士之

抽毫是知挾雲漢以成章匪僅七襄之妙演會見與湖
山而競爽爰期千載以長留云爾

贈工畫顧瑟如序

晉唐以來法遵三祖宋元而後派別累朝然方寸之間
備諸衆有毫芒之內悉見多奇則推蚊睫之工罕及虎
頭之勝矣顧子瑟如本四姓之英滙萬家之妙源流出
於立本變化極乎探微吐納山川善寫有聲之水幹旋
雨露能為沒骨之花乃復意在筆先神生物外既觀大

以小收瀛海于棘端且得有如無納須彌於芥子宗家
壁上五岳堪遊蕭子扇頭萬里在握遂使工踰馬遠巧
過龍眠視且難明欲眩離朱之目談而若妄幾疑侯白
之言此則高尚書望而腐毫李將軍為之擱筆者矣若
乃迂同倪叟潔類滕生心有所期彈指無辭于水湄情
之未合掉頭直謝以風鳶斯又翰苑之高人非獨藝家
之能事也余見于拾遺坐上共嘆其工送于主簿祠前
敢無以贈此時好我能圖虎阜以相貽他日思君為展

驚溪而若對爾

錢目天百二甲子序

原夫蒼頡制書奇偶肇興于鳥跡大撓迎筴支干仰協
于鴻苞厥義良為甚弘斯文亦稱最古者矣茲者吾友
錢子目天逸致雲流勝情霞舉才如希白常疑供奉重
來詩似仲文輒共長卿方駕全神麴蘖恒居晉魏之間
肆志縹緲不讀秦漢以後偶摹史籀遂欲刻鳥圖蟲畧
做羸斯更已編未得穗及其暇也爰取建斗所占因而

重之倍作紀年之筭六身二首展卷而無待于絳人七
曜五行按圖而有符于黃帝即文以考道而道莫尚于
古文游藝以養心而心益精乎正藝也由此篆徵王烈
雖未得仙苟其字問揚雲還須載酒定六術以六義即
不及天皇之萬八千進一歲以一觴業已過召公之百
十九子其醉矣吾且觀之

醫暇卮言序

予友程子雲來學裕雕龍品高立鶴少有班揚之譽未

展其才長聞莊老之言獨知其解斯固羣超江左萃拔
汝南者矣爾乃有術如岐恩流含氣得經如扁名動諸
侯通金匱之秘文著銀丸之妙諦疾無常異煮一枕而
咸瘥人有寒溫試五爐而胥效又仰通于鴻術將大拯
夫駢生暇而後醫也醫安得暇乎及觀其庀言一書已
舉二儀周羅萬彙用河間之博識抒稷下之雄談道自
顯而知微理由窮以得變事分乎鉅細以曠覽而不遺
類極夫洪纖惟靜觀而自得昔茂先辨物僅著洽聞輔

嗣談玄惟多妙緒粵稽斯集實兼有之以此去疑辟金
鏡之刮目以此析理如鐵鏡之照心豈止王氏名流辨
異聞于砒石泰山道士傳靈冊于瓠瓢而已哉蓋一人
之身各具天地萬物之族咸有性情不揆其通則無以
詳其變化不知所合則無以得其異同既揆其通復知
其合故呪樹能死縛芻可針病女或以出蛇邪鬼于焉
走獺道之所至技亦神焉而眇彼幾夫矜其陋術未飲
上池之水徒求靈海之方亦烏足窺秘義于巫咸測玄

機于秦緩耶嗟乎聖人無位常居醫卜之間大道有恒
聊存施濟之事吾於程子是編重有感矣

家文仲傳燈錄序

不有長明之炬難破重昏若無可續之薪誰開大照故
宗門行于西竺而覺路喻乎南離也若夫術取專家何
闕密印豈有書同正法欲等微言也哉不知陽主明而
陰主幽幽則必燭之而後顯天曰文而地曰理理則必
晰之于至精此其說有真偽之分而其事在明滅之際

也家姓文仲湫芳六藝振藻千言得杜陵之長詩中有
格探考亭之秘刪外存經業理協乎兼三亦數同乎叅
兩乃獲逢于仙客遂得授乎奇書兆靈驗于桑東標奇
徵于竹下篇分內外理備高深密義究于弘農有同聖
訓微言衍于誠意盡洩仙機楊君窮天地之精寧為救
貧而立論張君尋山水之脈更因遺後以成篇具一卷
而非繁咸片言而居要覽其砂石水穴較龍耳而尤靈
察于向背陰陽比牛毛而更細利其生乃所以安其死

寧云富貴非致孝之心趨乎吉正所以避乎凶自是水
土有敦仁之道符神詮于八字遠契金精傳真誥于四
元遙通玉檢允傳高士定有鶴來何必神人乃占鹿起
其于座上拈花之旨皆有別傳庭前敲竹之機俱多妙
悟也哉爰為鑽火用誌撥沙

上鄭鄭氏族譜序

自先大夫潛德昭明代居豐右而太淑人懿修聖善系
本滎陽予於吳鄭之交世有潘楊之睦而鄭子東邑恒

共雅游尤稱夙好間嘗溯河源于星宿考木本于丘陵
圖繪流民則近思安上門開通德而遠慕康成鄭子避
席不遑操觚以請則曰祖原洪姓實分胄于尚書姑適
鄭門獲作嬪于令尹時在宋元之季地當宣歙之衝活
萬戶者封尹既宣勞于社稷從一人以貴姑乃受服于
河山野有畱棠思而勿拜澗堪採藻薦則惟馨羊叔子
之碑見者多為流涕晏恭人之若犯之猶有戒心而五
桂勿榮孤蘿獨附孫而繼子厥有前文姪不祀姑究非

通論十五世以後盡屬耳孫四百年以來難忘鼻祖爰
述其始末冀特為表章予感其誠弗克以讓竊惟禮之
論祭必後海而先河志在程功或因堂而考室張家擘
鼓合八院以同餐蘓氏成書建一亭以覆譜凡以事原
厥本因而義篤所生自行葦鮮敦本之情恒踈諸父而
葛藟忘庇根之誼遂等路人皆昭穆之弗明致親踈之
失據也況乎魯妻抱姪義雖感于齊師而柴氏繼姑禮
罕聞于周典其間式穀之故較螺贏而加親自此綿瓞

之祥賴牛羊其勿踐可不宣之赤管用告後昆俾得守
以青箱永敦前訓乎乃鄭子遵其庭訓輯為家乘系別
縱橫支詳遠近由初世及乎末世可按牒以稽自一人
迄夫萬人能合尊而饗而又追思祖武遠訪先型始則
虬軒公仗節全城射救聊之天繼則獅山公持忠入地
結赴衛之纓或遺愛之在人而家無長物或好修以潔
已而篋有奇書莫不彪炳後先鴻章遐邇斯誠美矣何
其盛哉夫鄭子童年刲股知報本以哺烏壯歲立身方

論交于結駟乃獨存心睦族篤意展親由其至性而行
必有過人之業彼李昉盛德惟給餉以資貧蕭瑀元臣
乃分田而贍黨皆將企有厚望豈獨麗其弘文乃譜之
成冠以上鄭猶裴分三眷而東異于西若阮本一宗而
南殊于北云爾

某上人輓章序

無佛法可說是向上事由聲聞得悟乃方便門如某上
人者蓋其人也上人智炳黃睛行高白足將調狂象振

不二之玄風善馭法牛破六千之迷霧種旃檀之樹此
間不異東林嗅薝蔔之花是處都如西竺因緣普度曾
開丹蜃之樓智慧高騫大建紺龍之宇弘揚妙諦翻貝
葉而緇素歸心力轉法輪散雨花而人天合掌業已仰
衆無上獨悟有為者矣爾乃法性圓通慧因朗徹能兼
衆妙染翰遠過于貫休雅擅諸長得句頗工于清晝而
蟹行鸞嘯每擅移情鶴舞雉飛偏能入雅以非絃非指
意常運于曲先在水在山聲獨流于軫外是以高賢傾

蓋聞音而共賞其奇勝客停車洗耳而莫窮其旨而一
花方綻于絳臺雙樹俄歸於鷺嶺徒傳隻履誰復辨其
去來每聽微鐘幾欲忘其喧寂爰抽弱翰並寫哀吟悵
向法以何人嘆知音之不見則白蓮社裏常深元亮之
悲而紫栢庭前更切鍾期之慟耳

婺源程氏族譜序

蓋聞名山之支有千而咸宗泰岱大河之曲凡九而悉
本崑丘葛藟用庇其根而禮嚴於十叙行葦以合其屬

而詩詠乎方苞故裴有東西河東乃為中眷而阮分南
北陳留是為大宗疏戚必有攸殊系牘斯為弗與也吾
郡實多甲姓諸程更為慶門蓋自安定以來其流實遠
及乎忠莊而後厥裔益繁或樹績于方州或策勲于社
稷或支分於冀北或名著於河南咸開祚於山川多垂
光於竹帛簪纓繼美頗稱飛蓋之鄉榮戟承徽不異鳴
珂之里此其宗派既已有若列眉詳彼家乘不必更煩
屈指也乃其右族別號祐源則始於天祐公來自開化

縣奉其遺像占籍邵南肇厥丕基是為宗首凡歷二十
餘世聚國族者于斯逮今數百多年長子孫而益衆然
滄桑之屢變散在四方致譜牒之未詳難傳百代而爾
功義篤先疇情殷祖武念箕裘之方大必水木以難忘
爰肆力以修釐合譜不遺于唐宋遂覃心於諮訪列圖
必悉其親疎自一人以及於千萬人可合尊而饗由一
世以至于千萬世可按牒而稽奉元晦之遺篇無乖禮
教法仲淹之義舉更切睦婣此其貽謀實為遠矣夫禮

之論祭必後海而先河志在程功或因堂而考室自世風之千古致宗誼之多哀乾饌忘敦本之情恒疎諸父原流失敬宗之誼遂等路人誰為挽之殊足歎也今爾功少懷孝友敦至性以哺烏早慕賢豪希高踪於結駟乃尤存心睦族篤意展親由其行已而推必有過人之業行將應陳氏之卜俾熾厥宗豈但見蘇老之亭而藏其譜也哉

閩氏本支錄序

闕

淮

陰再彭閩先生兩朝碩果一代英標弘文距司馬之前
高致軼伯鸞而上傍枚臯以卜宅獨號寓公類延伯之
寄居共推遺老屏藩偉迹列三戟以開基簪組華聲聚
五車而講德家由祁邑族啟晉都索一字之手文雖遙

遙而莫考奉千年之鼻緒實奕奕以相成高山留禹鑿
之痕喬木本唐封之舊農桑不替咸傳清德之家弓冶
無衰共服先疇之隴逮逢元運始居西塞之村洊及武
宗爰寓北淮之汴擇四通而處信若陶盈卜五世而昌
早知陳大綿綿瓜瓞羨子姓之實繁纂纂椒聊且丁男
之益衆乃先生憂其宗分而無統必且代遠而難稽是
訂一編特詳十葉速諸父而速諸舅羅若列眉孰為穆
而孰為昭煥如指掌或貽謀以忠厚力敦秉耒之風或

創業以艱難義篤牽車之事或帶經于隴上有若倪寬
或鼓篋于宮中還如朱勃或世傳清白而心凜于四知
或人絕雌黃而品高於三善或耳鳴之陰德澤播鄉閭
或手建乎弘猷功存彝鼎詳畧既已攸宜近遠復為不
奈四時合食可登蘇氏之亭八院傳餐並列楚公之宅
尊其所自出用之木有本而水有源察乎所由疎亦可
喜不慶而憂不弔夫叅議公歷居顯任屢效繁疆操潔
懸魚拔薤與留棠並著神全履虎傾葵偕列栢同高從

恬淡于急流裕謀猷于來襁而先生雄文振古壯志濟
時慨東海之揚塵守西山于介石庭槐傳響爭誇才子
之聲離菊怡情益挺徵君之望以百詩而為其賢嗣當
代蔚其鳳麟以復中而為其文孫舉世知為驚驚行將
騰驤皇路輝耀故鄉直若崔盧冠百家于唐代寧同顧
陸號四姓于吳都而已哉乃猶殫懷追遠篤意展親念
一身以至千百身見其分當思其合由一世以至億萬
世從于厚無至于澆則孝子之情可油然而起而仁人

之思將自此而深安見五服之圖不有關於世道而九族之序一無所益于民心乎

張虞廷彈琴序

余初識諧聲即慕雅音于四善方能讀曲長懷逸操于三均然少染塵緣志頗分于鉛槧中嬰世務心每役于簿書布襪芒鞋殊乖夙念高山流水獨好知音則有張子虞廷實為今時叔夜兩京作賦人推平子之才四庫多文世重茂先之學久同白社每把臂而入林共隱青

門常論心而藉卉而張子誦讀之暇每留意于歌風揮
灑之餘長娛情于操縵性偏諧于雅器神獨會夫元音
常用無累之心叶乎宮徵每以有道之物養其和平得
意在心手之間求音于字句之外巖棲谷隱五七絃盡
得其幽蟹行鸞鳴十三徽各窮其變可謂嵇心羊體巧
妙極其兼長樂旨潘文美麗誠為獨擅君每援琴以奏
余常擊節而聽蓋兩蜀三吳緩急每因地異而西秦南
楚柔勁亦以人殊而張子韻獨取于中州調常求之太

古故其聲取乎正而風氣罕致于偏意極乎精而考擊
獨收其勝若成連之居海上有七絃乃移七情如中郎
之入清溪每一曲乃成一弄是以間之者競躁無故而
平信矣哉哀樂不能自主譬雍門動操而孟嘗為之涕
淋孫登理絃而嗣宗為之朗嘯遊魚出聽時為瓠巴舞
鶴迴翔每因師曠觀其止矣技至此乎于是歷下才人
競握珊瑚之管鄴中名士爭書翡翠之篇並極形容羣
為讚歎昔蕭思話之見賞乃在松石之間而俞伯牙之

受知獨于山水之際以今方古何古非今耶張子挾此
以遊咸識名高伯玉攜之而往將同意會坡仙爾

秦樓月傳奇序

蕭裁淚竹即善離聲瑟製負松偏工麗曲況乎珊瑚枕
上既待子以三年翡翠屏中且思君兮千里崔徽南浦
寫別淚于生綃蘇小西陵悵同心于綰帶則被之樂府
用諧鸞鳳之音傳以教坊可叶鴛鴦之奏矣粵稽往代
亦有才人門內烏衣由來第一囊中青鏤更自無雙乍

側帽于樓前纔聞巧笑偶遺鞭于門外即動輒于是
下蔡姬媚河陽窈窕將花並影弱處生憐對雪呈姿清
中得艷有佳人兮在空谷宜名士之悅傾城折梔子之
華同心可贈採蓮花之的苦意難言黃鵠晨鳴欲飛焉
而且止紫騮遠去既行矣而安從少婦空歎于倚樓天
孫亦悲于破鏡似蠶絲而不盡但有纏綿望烏角以何
期惟存宛轉鏤金箱篋歐陽詹腸斷香鬟軟玉圓屏河
東生心傷紅淚精誠不泯人在可今可古之間時會為

難事亦若有若無之際于是毫抽五色聊以為娛聲按
九宮間之可感聽之將或歌而或泣作者不言性而言
情此則玉茗文人奪烟花于南部金荃才子擅月露于
西崑者也誰解記歌願畱心于紅豆吾為倚節且動魄
于朱絃

慧照和尚語錄序

問大意于西來原無文字迨至人之東度畧有因緣是
以樹匪菩提直合麻鞋擦去花為優鉢惟從寶座拈來

此慧照和尚所以不存語錄也然而無法向人雖難言
說將心與汝何處求安非藉三乘誰空五蘊則又當年
貝葉還須神馬駝來此際寶華莫待野狐叅破而我慧
照大師破煩惱障豎清淨幢十載深山曾學少林面壁
幾年鷲嶺還同天女翻經入手庭中不欲孤吟白雪低
眉世外惟聞連喚蒼天作海潮觀畫出廣長之相如風
鐸語無非微妙之音如是我聞依舊不存一句畱他些
子好教認取三摩

靈壘禪師語錄序

道啟祇園實由皇曹法傳蘆渡亦本華支蓋其品有不
同故其詣能獨造至若青閨弱質罕聞玄苑微言雖練
行清修僅傳異操然道馨法侶未見多材豈非世境之
移人難得真如之拔萃也哉廼靈壘大和尚則有殊焉
和尚家本隴西祚興淮右根蟠仙李烈祖奏績于秉旄
響報靈槐伯兄馳聲于補牘姿溫似玉不樂榮華性淨
如珠偏多智慧謂能養為孝孝莫大于全身而不字成

負負無過于出世遂無情于法喜乃有事于靡那無實
無虛獨窺八解不來不住自識三明忍草悲花早出非
想之界霜筠雪竹常居無欲之天乃同天鏡慧照兩大
師既密義以同叅亦微言而共和玄燈自朗原非橫出
一枝半偈常持遂覺緣空萬品爰從實地特指迷津雲
本無心不待嶺頭遍踏月如可指還從水面曾看聽迦
陵之聲無非和雅說鸚鵡之法自覺支離信乎無著天
親攜手同為不二豈必寒山拾得饒舌乃至再三耶

督鰲郝大中丞柏臺霞頌序

仰惟一代清風千秋正色三錢飲水胸中生自無塵七
夕曬書腹內言皆有本不事小儒之學乃經國之文章
務為當世所難有彌天之氣槩名高楓陛方持橐于金
門威振蘭臺即戎冠于玉壘當門仗節定欲潰之貔貅
對陣揚袍掃方張之豺虎雖邪謀消沮淮南憚汲黯之
忠而

聖度包容海外表子瞻之直徙薪曲突世寧不驗乎危

言錯節盤根天欲備嘗于利器龍荒何處較定遠之道
里尤艱馬角無期比屬國之星霜更久豪情不挫李長
源豈望銀宣直節難移劉器之終成鐵漢迨乎烽連六
詔鼓震兩川討元濟之不臣召賈生而非晚羣公推轂
咸共服其豹文

天子賜環乃更工于馳步松到天而益勁豈問炎涼柏
拔地而無邪何心雨露念勝筭之資飛輓

皇心特注江淮用名士以理灌輸盛世無庸桑孔特重

度支之寄是裨理學之宗草木知名奉龍綸而待潤山
川動色迎豸節以生寒果當持斧之初遂有改絃之妙謂
興利必先革弊須知害馬當除惟潔已乃可奉公自信
烹黿不染于是井蛙奪氣頓教市虎潛踪錢已無神不
信魯褒之論言能有味行看傳說之調某夙叨御李謬
辱班荆荅川對酒曾陪十日之歡梅閣論詩竊有二天
之幸先興人以獻頌義忍外于師門合詞客以颺言慶
實同于吾黨名原可久豈須更介岡陵辭愧弗文敢謂

堪書鐘鼎

雲間魯謙菴太守江左仁聲序

蓋惟雙麟剖玉寵艾綬以親賢兩鹿頒金理蒲鞭而宣
化所以漢膺良牧即拜三公宋重名邦常分兩制然而
權多兼統地有異宜留棠拔薤事或取于古人渡虎懸
魚勢每殊于今日求其張弛不匱才望同稱者蓋亦難
矣我同年友謙庵魯先生者新蔡名宗中年碩脞綸扉
珥筆品重紅鞋鈴閣分麾治隆黃綬十萬戶之受福久

動楓宸二千石之知名獨高亭郡湖名三泖盡屬春波
城號五茸偏多善氣斯則治行弘推第一聲名允謂無
雙者也爾乃民久罹兵郊原瀕海憫瘡痍之未復痛旱
潦之不常李舍人之弘文空傳繡虎馬將軍之毒炤未
遠哀鴻而公加意鳴紼捐千金而啓墜殛心射弩歷七
載而乘橈訟比風行聽湖中而不倦誠惟露禱曝隴上
而何辭清國逋于重困之餘釜鍾不與恤民力于積勞
之日舟楫先成是以人比文翁民多譙秀房君鑿井苦

變為甘白傳漑田豐成于瘠隨車得相公之雨揮扇銷
酷吏之風境外飛蝗爭投海水溪中巨鱣遠遁江流一
錢之譽恒傳五袴之謠徧起豈獨潁川增杖天子待以
非常河北賜書使君稱為獨立而已哉余學分席硯照
忝鄰膏不止見野叟之蒙恩惠同慈父實亦感遺孤之
受恤誼比古人偶覽嘉謠遂成短引聽漁陽之頌惟張
君遊可不懷慚作春陵之行豈杜子美乃能學佞也

張公蔚生署分司德政序

蘇子瞻泛秋之歲秦始皇改臘之時予南國方來東臯
偶涉始得與蔚生張公修陳徐之雅睽僑盼之交朗月
入懷既情傾于接袂清風拂座乃氣洽于飲醇蓋公以
超世之才負濟時之望行能克效道靡類于淺嘗遇值
可為時共期其大用而鼎調未試錦製徒工君子勞心
四野幾忘巨浸至人無欲一代咸仰清風方司牧于昭
陽歌聞耆老迨兼庖于延令頌起名英余既以蕪辭弁
其蒞簡矣乃茲蹉務更借鼎才而公不以介鹵為煩罔用

脂膏自潤撫商恤竈剔弊釐奸却厨傳之陋規謝贏餘
之舊例夷齊可飲心何易于貪泉管晏堪界意更同于
止水濟寬嚴以裕國本仁愛以字人其所以治乎十塲
仍猶之夫兩邑於是十塲之愛戴猶然兩邑之謳歌也
夫化理既乖矯誣滋甚或飾情以取譽而炙手維艱或
飾貌以行非而盜名終敗上以此欺其下卑以此罔其
尊天地為之相蒙江河于焉莫砥求其神明相感得顯
號于自然和易無私致休聲于勿斁有如公者豈易覯

哉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也又曰在此無射在彼
寧有惡耶蓋由是而頌溢蕪陽秀兩岐之麥歌騰陝服
樹千尺之棠公可趣駕以臨余且珥筆以待矣

賀昭武將軍楊元凱再鎮全吳序

蓋聞麟臺聳峙惟圖第一鴻功鵲印焜煌用顯無雙駿
烈必江漢克安于綏定乃朝野快覩其寵榮則我昭武
大將軍楊公者古今一人而已公英謀天縱偉畧神資
劍授白猿弘禮得家風于越國書傳蒼兕沂中同世績

于汾陽方東髮以從戎世咸稱為奇男子每奮身而破
敵人皆避此飛將軍草木知名張萬福威行萬里山川
改色李臨淮功著屢朝如飛如翰如霆如雷共駭兵從
天下自豫自閩自齊自楚咸占師在地中業已望楊僕
之樓船鯨鯢影靜立馬援之銅柱狐兔塵銷者矣乃

九重獨軫東南謂三吳實兼江海非藉壯猷于方叔難
免密伺于盧循特命金符爰歸繡衮遂使機山父老快
衽席以重登泖水兒重喜旌旗之再見營開楊柳無煩

雨雪之歌幕啟芙蓉共遂雲霓之望營平方畧何須願
到金城子翼功勲不俟借臨河內于是人如烏弋酌水
知歸將是白蘋望塵遙避綠沈長卧閒看五色蜃樓赤
羽無驚靜掩千屯虎帳大丈夫抒嘉猷以報我后

聖天子頌異數以晉元侯鑄金印以孤懸貍彤弓而三
接武即布天威之允武伴赫濯其不虞昭乃本明德之
孔昭用宣揚于無外雲臺畫像長觀燕頷之章天府書勲
不數龍驤之號也某恭逢采芑忝與維桑為新息侯之

鄉人何其幸也作孟嘗君之客子可無言乎願著短衣
隨李廣以射虎慚無彩筆效揚子以雕蟲賦未鷺之三
章聊當饒吹圖蒼龍于八陣還待勒銘爾

林蕙堂全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林蕙堂全集卷七

湖州府知府吳綺撰

序

送王阮亭司李維揚詩序

郡司李貽上王公瑯琊名胄歷下才人東郡相誇羣推
玉海西京雅步獨秀瑤林鏡影芙蓉早對紅雲之殿詩
裁藹藹重開白雪之樓方結綬於龍衢遂驅車於鶴郡

官名大李地有垂楊永叔堂前還來染翰董生宅內再
啟藏書信美政之有聞喜斯文之未絕豈獨蟲歸古獄
酒足消冤蛇殞神祠笏堪化愚而已哉某等盟締同岑
交稱匪石或以人倫枉重或以心語相知或將偕照于
鄰膏或得分陰于厦陰班荆北闕恒追飛蓋之歡折柳
東門適遇鳴鑣之駕香山暮雪遠盼流塵潯水嚴冰難
留去憶爰尋鄴苑之游各賦河梁之作嗚呼風雅薄則
朋友之道哀行誼乖而治化之本闕子之往矣言修謝傳

之甘棠我且歸焉用訪岐公之芍藥

送孫桴舁歸黃山序

孫子桴舁欲返黃山將辭白社僕夫介其行李業已歷
有歲時過客贈以垂楊復且增夫卷軸乃石娘江上尚
阻迴舟蕭氏樓前還逢戴笠時銜觴于北館每斫地以
長吟嘗剪燭于西窓或臨風而永歎故山猿鶴已相望
于三年何處鱸魚可更遲夫八月嗟乎僕原浪士值此
舊遊風景都非人民亦異澤葵依井徒寫恨于蕪城官

柳成堤已迷踪于隋苑重憑畫檻非舊日之青山欲聽
瓊簫豈當年之明月況復樵家鳳字楚國猴冠承腹盈
途驛頭滿座望非元禮偏難百尺之登識豈嗣宗頓改
雙眸之盼蛙惟競大遂自忘其汙泥鬼信可憎反笑人
於白晝此則朱桃椎之所蹙額陶靖節之所攢眉長此
安窮望而却走爾其崛強猶昔沈吟至今原欲閉門寧
思今雨纔當解組卽係閒雲不賭安石之棋何妨坐而
袖手數舉元規之扇猶恐塵以汚人歸去來兮予奚為

乎惆悵誰其知者子何待于經營若乃峯本煉丹源曾
擲鉢藏雲有洞立雪成臺貽蕩榆花之溪嵯峨柘木之
嶺紅木與紫芝比列虎頭偕象鼻爭高雲霞一萬重成
太守之所棲隱烟嵐四千仞李供奉于以尋真認棋石
于峯頭可飲仙人之酒過絃歌于橋畔疑吹王子之笙
飯五粒之松枝長過毛女裁一池之荷葉或遇宣平何
必侯鯖乃飽飲河之腹寧須駟馬方酬題柱之心也哉
濯足紅泉爾早辭夫塵駕盟心白石吾久告諸山靈乃

為歌以送之歌曰青天削出兮金芙蓉上有玉檢兮丹霞封下土溷濁兮不可容余將從子兮驂兩龍

送江辰六歸廣陵序

年歸荔子風報梅花問節而始過燒燈訪友則偏宜泛雪吾倩江子辰六言尋角里之居用宿滄浪之館履聲才響羅雀驚飛燭影方同庭鳥未息三年澧浦思公子兮不言十日平原喜酒人之尚在輒復盱懷一世抵掌千秋覽時態之遷流慨人生之倚伏讀子房相遇之事

虎嘯艱難間劉琨起舞之言雞聲激烈田文賓客屢見
盈虛顏駟郎官恒多進退南山種豆或至為其東海成
桑行將鼓楫莫不哀歌擊缶太息銜觴慕終子之請纓
美相如子負弩既而出其麗字示以新篇欣賞為多悲
涼特甚老而未倦殊憐食苦之蟲窮且益工欲化成仙
之蟲歎揚雲之覆瓿世鮮聞人恐羊祜之沈碑後誰知
者則謂惟茲繼起彰彼前賢志在名山心留古道得謝
家之詩句願效廷堅傳韓愈之文章期同李漢子雖未

髮實感心知子念平生當非戲笑而元龍樓上甫共橫
林洗馬江邊旋驚理棹嗟乎故人已散舊業都非燃寒
谷之灰熱憑何竈繞武昌之樹栖也無枝殷深源少日
相思謝安石中年易感僕原善恨其何以堪況乎客路
烽烟江聲戰鼓啼烏門巷動庾信之哀杜宇山川下少
陵之涕春波畫檣期再至以何時明月瓊簫悵為歡而
已晚予之往矣復何言哉曷為乎來且盡藏醪三斗黯
然者別更須作賦一篇

送姜定菴少京兆之任奉天序

定菴姜先生道足匡時言能濟物英才蓋世五百載重繼鈞璜
正色當朝二十年頻聞折檻雖忠能見信人題魯直之書而大
不傷苛客醉陽城之酒是以蘭臺聚散吾道視為盛衰槐省遷
除天下占其進退也眷言天府用求金馬之賢簡在

宸衷遂有玉麟之授念青社開基于千載培養允
藉正人思黃圖建極于四方彈壓亟需名士維
召與周公之有貳治扶風馮翊以成三是用王

尊俾參京兆豈有汲黯遠薄淮陽乃慈母教忠笑牽裾
之未達致名臣報國忘攬轡于獨賢袞遂赴乎東山帷
暫塞于南國澄清有志方占益部之星觴詠多情偶者
廣陵之月詞人入坐並託龍門上客登車旋辭螢苑攀
隋堤之楊柳雖盡折而難留贈官閣之梅花且相思而
未已爰泛碧瑤之琰同抽青鏤之毫賦鸚鵡于當筵偕
分四韻唱驪駒而載道各奏七言指長白以興懷舊化
曾沾公望付小紅而度曲新詞那及堯章聊吟周渚之

鴻佇歸洛邑為問遼陽之鶴何似揚州矣

送汪舟次赴贛榆廣文序

汪子舟次具逸羣之才敦好古之學雕龍美業沈約見
以傾心揮麈清談李膺聞而捧手乃兩京射策未登七
寶之牀而東海傳經暫受一羶之席汪子聊以隱文豹
耳諸君為之賦驪駒嗟乎卞玉難逢隋珠莫賞昭王
臺畔非金而駿馬不來軒帝閣前無竹而鳳皇常餓道
旁負弩豈能盡賦上林門內鳴珂何必定知獬廌而汪

子言居下位獨抱奇姿空餐首翁之盤未改芟荷之服
非其志也寧不歎乎然而過值鴻昌宜居通顯時當螻
伏惟貴浮沈祿可代耕尚有抱關之客吏如堪隱何妨
執卷而師夫子之講座原高司業之酒錢未乏況乎地
兼淮海是漢代之山川人近魯齊有周家之風俗訪遺
踪於夾谷可與談兵尋舊跡于仙山還堪學道於是春
風滿徑種桃李以成陰化雨霏筵坐芝蘭而講德明鏡
不疲於屢照洪鐘有待而大鳴則鹿至洞中鱸米席上

開扶風之絳帳並列管絃瞻泗水之綈帷長聞俎豆金
華入直先生將自此而升碧縷杼懷良友可無言以贈
爰將別緒各奏新篇染素繭以陳詞指飛鴻而送遠同
把杜康之酒思公子兮不言煩過漂母之祠問王孫其
安在

送周伯衡先生之楚詩序

伯衡周先生命世鴻才匡時駿望性同屈軼到天橫指
佞之枝澤比甘棠徧野種懷恩之樹羣公推轂起安石

於東山

天子賜書委伯仁以南國會包茅之未入致行李之猶羈
道出梁溪地當吳會家畱村懷殷投轄遂教美盡東南
諸同人誼重留鞭不覺情關今昔琴書瀟洒因攜一鶴
以停舟大酒留連共望九龍而拄笏乃先生彫年客路
計日皇途比流涕之袁宏嘗存慷慨似當年之孟博雅
欲澄清既維繫之未能將別離其奚忍爰謀勝事用展
餘情開鄴苑以飛觴入梁園而授簡臨邛輟食知令尹

之重賢京洛鳴笳信主人之愛客于是一時碩彥并集
蓉湖四郡名賢俱來梅里玉堂金馬選已邁于瀛洲紫
電青霜才倍雄于大厯勝同梓澤無可罰之醜美并蘭
亭鮮不成之賦而況時當春半節應天和芳草成叢雜
花生樹晴生李徑適逢明月之入懷暖入桃谿已見好
風之拂袖一觴一詠獨當四序之中載嘯載歌幾見百
年之內其為得意何可勝言然而戰鼓橫江羽書塞路雖
書生破敵雅善圍棋而壯士臨戎猶間卧甲人非少壯

何堪待子三年時在艱難况復送君萬里斗牛在望會
龍劍以何期班馬長嘶寄魚書而尚遠誰為斫地之歌
莫盡臨岐之淚矣

送陳其年赴大梁攜家序

余自罷官旅郡求友荆溪始與陳子其年聽黃鳥之音
訂丹鷄之好山園聽雨出筆札以相娛木榻眠雲叙家
門而自慰兄袁弟漉同當學易之年大孔小楊獨少傳
經之肩嗟同伯道買妾何嫌擬似方明夢兒可應而其

年則謂遊梁之日曾聘茂陵會逢歸漢之時早生通國
流離千里欲壁合以無期羞澁一囊望珠還而未敢遂
為商之吳質且為話及徐陵並肯毅然用資爰及延陵
解橐辦裝于孔棘之時東海飛書引車于未經之處情
關義舉即持襖以何辭助出名流或入錢而不可行將
有日別矣何言嗟乎陳子具元龍之逸氣有司馬之妙
才使得早遇諸君推挽青雲之路何致長貧此客淒涼
白雪之音而八載飄零半生淪落文章自好寧堪路隔

龍門詞賦徒工獨笑人非狗監及此少寬內顧于以勉
樹令名獻策可期賜書有寄梁園日暮不煩稚子之牽
衣漢殿春深還為細君而割肉將見人歸雪苑樂家室
以琴樽益令客奏雲門重友朋之膠漆矣

送呂半隱歸蜀序

蓋聞莊舄行吟靡忘情于越土杜陵念國常寄詠于秦
川黯然別緒之縈懷甚矣故鄉之入夢僕原放客久作
羈人身似三閭卜居無地家纔一水倚櫂何時乃呂子

半隱忽興言邁之思用索曰歸之賦嗟乎呂子少稱玉
樹早入京華信立鶴于人間作冥鴻于霞外酒泉太守
過室而惟見長松栗里幽人當門而恒栽弱柳而月中
烏匝二十九年峽裏猿啼八千餘里昔則錦江玉壘是
唐代之春光今則雀桁烏衣有謝家之殘日長卿老去
挾瑤軫而難鳴子美歸來過濁醪而誰在撫時傷事興
慨何窮況乎天高蜀道今古風烟地近巫陽去來雲雨
無君子者為秣馬而脂車彼美人兮空驚猿而怨鶴往

殊不易別益為艱矧在同儕俱成逆旅秋風搖落庾子
山蕭瑟于江關并水淒其賈浪仙低徊于客舍酒雖上
若非舊里之青樽歌在前溪亦他鄉之白紵看安仁之
雙鬢見也何年詠平子之四愁傷哉此夕以言為贈爰
陳鸚鵡之辭命酌忘憂敢下杜鵑之拜

送李箕山歸隱沙村序

予友李子箕山篤意好文章心學古清音得之山水而
餘及藝材妙悟合乎圖書而旁通籀史採百家之芳潤

獨患才多交四海之英賢無憂意盡以是驅車燕趙常
分買駿之金策馬晉秦不響歌魚之缺足游五岳譽動
一時今以殘秋遇余邗上九年賦別華髮都非兩地相
思素心猶在留連聽雨何辭剪燭巴山感慨停雲遂共
聯牀并舍酒邊吹淚各有當年鬢上流霜空餘此日人
間可畏將為廬阜之裝婚嫁雖完暫返沙村之棹村連查
墅有數百家地去吳陵可三十里背山臨水雖無長繞
之園林鑿井耕田頗有陶唐之風味都無輕薄可到眼

前但見漁樵相逢世外北窓橫榻先生時掛詩瓢南畝
扶犁光祿能多酒甕鰈魚獨宿漆園之論養生雞鶴俱
成高密之門執業山池自足皆手種之龍鱗廬墓相連
有魂依之馬鬣爰因敬梓用賦聞桑伏臘既有以為歡
觴咏能因而自遂其為往也不亦樂乎然而四海多虞
百年無幾置身今古誰為得意之人攜手林泉即是快
心之事烏猶繞樹我尚無栖鴻可漸磐君堪自託方依
依以相送實眇眇而多愁矣

送宗鶴問之官秋浦序

春風隋苑兄弟有似一人舊雨咸園鄉里惟稱四子然
寒曹剪燭同心于持戟之時薄宦懸牀共命于推轅之
日則宗子鶴問誼較篤焉顧顛沛十年予既心傷于按
劍而浮沈半世君亦氣盡於碎琴病雖異而同憐飲不
歡而餘醉而才堪草創未橫七寶于殿前乃祿以代耕
僅得一糲于江上嗟乎不過好文之主馮唐之白首何
辭非逢有道之時叔夜之青眸安問茲則德過太始值

天子之憐才選邁平津命雲官而薦士而馬卿徒困狗
監難逢寧少故人寒莫憐于范叔竟無知己冷乃甚于
鄭虔是謂文窮足為道惜然而時艱彌甚宦苦方殷大
吏雖威豈有臙于俎豆嚴程縱迫諒不及于琴書脯緣
學禮而堪餐酒以問奇而可醉沈酣于名交之內優遊
于仕隱之間亦足以容可無愠矣況夫齊山勝境秋浦
名區峯近九華人有烟霞之氣地原三輔家存禮樂之
遺樓似故鄉帝子文章尚在山留明月鄂王山水猶新

李學士之題詩偏奇蓮萼杜舍人之買酒惟傍杏花于
追古人之風講先王之德鱣飛席上鸞舞宮中思賈生
之談侯之異日讀揚子之賦願與同時斯非制發之先
資而儒林之捷徑也哉則情殷蘇李執手于廿四橋邊
而望重嚴徐已注目于十三亭上也

送辰六令益陽序

吾家洗馬當代雕龍紙貴三都雅負無前之志毫開五
色偏多不盡之才羣公交頌其英聲

聖主務求之實用牽絲入仕僅得雷封製錦當官遂過
雲夢惜之者傷其小試如斯未足迴旋識之者信其多材
由此終期遠大華陰神土拭龍劍以生芒蜀郡澄波濯
蛟文而煥采斯為利往無待筮簪矣爾乃天表一星地
橫三水山名白鹿宛對香鑪浦近黃牛如聞寶瑟過關
侯之瀨睠彼英風經賈傅之居懷其壯節借江山之靈
秀發越神明收辭賦之芳華章施政教往而治物必非
俗吏之能持以字人定有仁民之譽昔淹之金貂采筆

乃得封於醴陵章之玉白水清用有聞於襄邑武可繩
而非遠業以廣而方新何必讀五車之書吳靖有慙於
彭澤作三閭之賦屈平空怨於汨羅哉若夫時值三秋
家攜一室於其往也爰傾山水之樽厥有懷焉共授河
梁之簡以才子而涖才子之地此遊定屬非常集詞人
而贈詞人之行是事都為僅有則斐然白雪言歌風雅
之篇勉矣青雲勿負循良之傳爾

送李南枝遊宜春序

七載暮雲懷茲李白一江春水來共王猷方為捫蝨之談
忽並飛鳬而去黯然之況豈有異于醴陵卓乎之情
復何加于梁苑而李子拂衣長嘯如登匡俗之峯擊楫
高吟欲上子嬰之閣斯則寄懷山水良為結念雲霄者
矣夫李子以霞舉之才值河清之代使其成就豈可涯
量爾乃屈首泥蟠安身磐漸超于磷淄之外葆其貞素
于中閔達無求歌不傳乎哀鳳是非靡及影獨遠于冥
鴻斯蓋大過于人非只不同于俗也況乎柳間習鍛陶

徵君之清節可師花下懸牀徐孺子之高踪足尚康郎
山下還看江燕吹風興霸祠前爭看神鴉舞日布帆無
恙訪遺跡以何存濁酒堪澆呼古人而共語凡其所過
未免有情則廣武登高歎英雄兮何處沅湘望遠思公
子而不言抽兔管以題碑染麝丸而寫壁因以江山之
助發其今古之懷昌谷之錦囊探米復滿文通之彩筆
夢過還開既聽鴈以宵吟復聞鷄而夜舞壯哉此去且
將虛往實歸渺矣難從誰復倡予和汝採芙蓉于木末

願寄我以新詩折楊柳于堤邊聊贈君以短序爾

送陳子萬歸大梁序

疆圉御厯無射吹商方掩虎阜之闕忽枉龍丘之刺庭
空擁篲既左迎于五柳門前溪未迴船遂定交于百花
洲上班荆締好兄弟爰及於機雲藉卉言歡伯仲孔偕
於袁灌乃陳子悽悽欲別爰有感于授衣而吾儕忽忽
將離豈能忘于攬袂夫梁園勝地雪苑名都人盡能文
尚有鄒枚之習俗惟近古多存莊惠之遺陳子以隱豹

之姿修雕龍之業得清言于樂廣聲起平輿馳美譽于
左思名高洛市必能自樹以過于時行且有為用繩其
武但余將老倦哉司馬之遊梁值世多艱渺矣伯鸞之
適越尋懽何地恨無斗酒以忘憂相見無期空有長歌
而送遠悵碧草於千里把黃花兮一枝斯時之情黯然
而已况昔先人弭策曾結客于夷門迄今從弟移書尚
留家于宋土子之歸也指江水以寄愁我所思兮望雲
山而增嘆矣

送劉震修赴越幕序

虞卿失意纔見諸侯馮子作歌徒稱上客粵稽往事實
用傷懷豈有才似相如猶復困同王粲嗟乎滄海濤飛
蛟騰失水青旻霧靄鵬起無雲子之往焉固其宜矣雖
然新豐濯酒竟發跡于鵞肩定遠投毫遂成名于燕頤
遇合亦何常之有英雄非無故而生試聽雞聲寧無起
舞遙瞻龍氣肯許終埋况乎山號秘圖異書可訪城名
飛翼霸迹猶存誰欲請纓不少風雲之勢因而作賦定

收巖壑之才子其勉于脂車吾將為之贈策矣

送何脫園詩序

歲在壬戌時值清和遇何子脫園於隋堤之上人如明月似平叔之當年賦是梅花見仲言於此日爰投佳句載覽新篇風度夷猶神姿清徹相其格律則祖述乎少陵老人玩厥情聲已伯仲于隨州刺史把之過日遂以忘餐何其詞之工歟信其人足尚矣夫何子少懷壯志早負雋才奕代蔚乎家聲四方傳其物望竟其所至將

何事以不成揆厥所由豈夫人而易及而時方壯道集
號東籬蓋其寄托遙深欲在義皇之上存心卓犖非同
顏謝之間耳行既屆期言以贈別一編白雪子且操伯
玉之琴九日黃花予姑釀王弘之酒也

送家伯成先生赴閩臬序

六鼇砥海銀箭頻飛九鯉騰波金戈未偃

聖天子臨軒鼓瑟爰求忠義之臣諸元老當陞推轂聿
重文武之憲我伯成公懋應上簡特擢外臺甫奉

皇綸聽歡雷之忽動才登祖棹報瘴霧之漸寧實用二
泉之名升聞五位乃以百里之命超進八階昔公琰廣
都遂錄尚書之事子康密縣平登褒德之侯今古原無
幾人遐邇傳為異數矣而公當仁不讓受寵靡驚雖截
鏡道旁去後思深於何武而埋輪亭下行來志壯於張
綱允為公輔之才信有社稷之器也然職司綱紀道重
激揚方反側之時曾從多有追兵燹之後訟獄繁興或
禍起于同文而張羅受慘亦門開于告密而投匭生冤

蟲得酒以難消鴉挽鈴而莫訴自非敦頤澤物誰從一
路求安元結綏民罕為八州請命況夫中和洒翰寵被
赤幢平反篝燈恩流丹筆在古人之報國無忘忠厚之
心乃才子之當官必有文章之氣公之往矣活萬人者
必封我所思兮潤千里而不遠將見釣龍臺上謳歌不
異于龍山佇看浴鳳池頭簡拔還歸于鳳閣綺誼叨昆
弟慶在

國家竊自附于贈言聊共申其送遠青箱命子用歌楊

柳三章紫帽逢人好寄荔支一幅

送卓火傳歸隱計籌山昇元觀序

予與同年火傳卓君聯半世之交歷深情于風雨賦十年之別託遠夢于湖山適于戊辰之冬相見邗江之上形容非昔情好有加曲巷泥深予方委形于皂帽名山花發君忽託興于黃冠蓋計籌山中有昇元觀者計然十策常居此以運謀少伯四通亦于茲而握筭後隱蒼崖以服氣遂躡白石以乘霞昔有葛仙翁遠紹靈修留

神光于玉甃宋則楊和王特尋仙跡創傑構于瓊樓慨
兵燹之存經至荆榛之不剪欲聞要道必藉名流而余
體崖始為結茅及周玉峯繼為除草然金亭未顯空存
九節菖蒲絳闕猶虛未長萬年神藥而我火傳羊兄褰
裳獨往將尋赤水之珠著屐思從欲訪玄都之錄何其
勇也不亦異哉蓋火傳以不世之才具無前之器淵源
家學寧惟馳譽于一經炳烺時名會且置身于七寶懷
仁輔義何難坐致古人緯武經文立可取榮當代而龍

章不耀猿臂難逢香若猗蘭徒自零于幽谷苦如寒藥
將終老于空山此誠有託而逃寧若無因而至然才如
司馬終見遇于雲霄氣若元龍豈但矜其湖海于其歸
也乃酌而告之曰君非隱者豈無得于衡嶽之中誰為
酒人可相待于鏡湖之曲

送畢正持歸里省覲序

江山千里歲月三秋露咽玄蟬方淒懷于草木天高白
鴈又送別于河梁則于畢子正持蓋有感矣畢子以磊

落之氣負清麗之才西蜀亭前就揚雄而問字東都門
下偕匡鼎以說詩芍藥新篇或撚髭而不覺芙蓉雅製
每叉手而即成踈雨微雲既擅長于王孟曉風殘月更
兼美于辛蘇遂使鄴下才人常為焚硯關中諸子並讓
登壇我匪於陵善敢藏于項子君如元嘆名欲比于中
郎幾載相偕聽雨剪巴山之燭一時不見聞濤鳴東海
之琴忽有意于承帷遂多懷以賦別韻束皙補亡之句
輒欲採蘭諷季路念昔之言恒思負米于斯行也不其

孝歟然白髮娛情子以遂老萊之樂而青山入夢予益
懷莊舄之思以離人而竟作歸人情有可遣用送客而
翻為美客意復何堪況乎放鶴亭空梅堪作婦釣魚臺
聳客可為星憶千古之清風泛一江之秋水登高望遠
感慨而扣舷興發情生低徊而策杖乃至聽松閣上濤
聲猶似廣陵照古梁間月色還同隋苑則養體者當思
所以養志而相見時寧復待于相思耶

送浮村上人叅學天童序

承渡逢年正魯國建亭之歲鶯啼應日乃廬峯開社之
時爰有浮村上人欲往天童古剎擔簦以別將索我之
一言杖錫而遊遂尋師於千里夫浮村有紺龍之偉器
具白象之英姿導引得之異人術通紫府吟咏傳於高
士業並紅樓是以戲演五禽並問養生之義聲聞一鶴
多傳言志之篇緇素為之飯心縉紳聞而捧手也乃戒
已傳於見月而法猶契乎密雲證妙諦於拈花重叅獅子
訪微音於擊竹更禮蜂王固將白雪巖前悟四十九年

之旨丹霞坐上提一百八句之宗矣況乎寺近雲峰山
經雪竇自義公入谷已感靈符迨璿老同林普興禪悅
代傳白足風清揖讓之亭世服黃睛草淨跣跣之石廼
浮村忽為行脚欲問點頭用詩法以作禪機機應更捷
本仙宗而叅禪果果自能超豈須弄破泥團還見行齊
塢影但潭空清水禪和子何處尋真而日暮碧雲休上
人能無怨別耶

送楊爾琰之任青浦廣文詩序

予昔為春江花月之社用楊竹西歌吹之聲已風動于一時將與梁園而媲美乃雲飛于四國遂同鄴苑以中衰追龍歷之方占復鷗盟之再啟時則有岷山碩裔楊子爾琮風雅存心雲章在手乃于荷花開處仍來六一堂中遂于桂魄圓時更勝十三樓上人能投簡盡枚馬之才客共銜觴有求羊之致斯為盛矣誰可繼之會當選衆于芹宮遂乃言離于芍郡行如伯起席前還見鱣飛豈但巨源坐上但誇驪得然錦囊之句足比長城而

玉軫之音已成絕唱何難振鳳皇之響豈必效鸚鵡之吟而已哉夫峯泖之間昔皆稱為勝矣而陳李之澤今其無有存焉者乎楊子于以揮毫時而振鐸將見繼前人而起開後葉之風其在是編用懷古處爾

送家芳友之任彭城序

東南形勝彭城當水陸之衝今古繁華芒碭是英雄之藪然而張節度之畫閣獨見風流蘇學士之黃樓猶存月色則文章之氣且炳耀于千秋而節誼所留亦焜煌

于百代矣余家小阮芳友孝廉以千里之才具一時之望將持衡於當世暫秉鐸于斯州此日名流咸贈繞朝之策而吾宗朋好皆傾文舉之觴或謂地異中區非鳴琴所能鼓動或謂官同矮屋恐張袖難以迴旋不知功令日煩方興嗟于束濕抑且徵求難應多致慨于吹毛比則職暇而尊終歲無簿書之擾境貧而庶盡人知俎豆之隆况

聖天子加意右文待師儒以異數而諸大僚存懷率屬

旌廉善以殊科苟勸綏有類于九齡而化行興國訓教
無殊于安定而澤被荆南則鼓鐘而聲聞端形而影正
槐市垂陰竟可作九州之蔭蔽垣佐治行將登三事之
榮豈止送司業之酒錢誇為勝事作昌黎之學解獨擅
文名子之往兮且飽餐其首宿余之望也實翹想于竹
林矣

送盧菽浦之戍所序

今

皇上三十有三年仲春既望廬菽浦明府以無妄之災
蒙明夷之難遣謫于晉之太原時有吳子聽翁送之于
蜀岡之野飲之以邗江之濤而告之曰夫君子之處世
也因乎其時故古人之當憂也貞之以道是以眉山患
難作過海之雄文禹錫述邇有作賓之特召龍蛇之伸
屈既已無常虎鼠之行藏因之靡定惟君子泰然于其
際以待天道之清寧達者坦然于其中以俟人心之轉
易故能仰回帝命用承銀信之來上鑒天心特受玉環

之賜理應不爽事有固然今先生以楚澤之名流宰廣陵之巖邑神明重譽冠于百城慈惠循聲傳于四野徒以狂蜂之噬偶爾經天遂至征馬之行飄然去國廿五年之知遇不能自保其身三千里之流離何處可為其室傷哉寃矣誰與辨之雖然

聖主之恩澤甚寬仕路之是非有定時事之往來不一人生之榮悴有時吾安見汾水之波長流而不止太行之霧終昧而不開耶請為歌屈子一章聊以當枚生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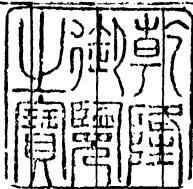
發

送陸舒成入

朝序

濟世文龍儀天瑞鷗科名蓋代古今第一人家幹濟匡
時前後無雙國士栽花于白公亭下處處春風憩棠于
賈傅庭前時時秋月絃歌化俗學宮每見鸞栖案牘驚
神廳事嘗聞虎伏然犀獨照字莫溷于刁丁害馬先除
事無憂于旁午築魚鱗之壘年自灌輸鑿龍首之渠力

為修復盈郊起頌民在鏡而胥在水比屋聞歌春有絃
而夏有羽于是賜書嘉寵特宣褒德之侯遂致卧轍遮
留難挽去思之客爰上燕臺而攬轡因過隋苑以挑燈
念我阿咸既依蘿而誼切嗟予如濟以折柳而情深爰
賦短章若班生之望洛水并謠茂績同杜老之頌春陵
也



林蕙堂全集卷七